

学术探讨

方谷用药经验探要

陶 御 风*

摘要 以明代著名医家方谷所著《本草纂要》、《医林绳墨》和明·倪朱谟《本草汇言》所引方谷诸稿本的内容为素材,从 5 个方面对方谷丰富的用药经验作了发掘和探讨。

主题词 中草药/治疗应用 名医经验

方谷,字龙潭,明代著名医家。现据其所著《本草纂要》、《医林绳墨》和明·倪朱谟《本草汇言》所引《本草切要》、《方龙潭家秘》、《龙潭药性》、《方龙潭稿》等内容,对其丰富的用药经验作一发掘和探讨。

1 强调辨证用药

方谷在其著述中强调辨证用药。如他论治“燥症”说:“燥之一症,有口舌干燥而亡津液者,此内热之盛,水不能胜火,宜当清热降火,如知母、门冬之属;有皮肤痛痒而干燥者,此因血虚生风,血不能胜气,宜当凉血润燥,如生地、连翘之属;有大肠干燥而不行者,此金因热胜,粪由燥结,宜当清热润燥,如大黄、麻仁之属;有肌肉干燥而形脱者,此则内热消烁,气血耗散,宜以清热养血,如归、芍、芩、连之属;又或气虚而致燥者,宜当补气生津,如人参、五味、麦冬之属;血虚而致燥者,当以养血滋阴,如生地、归、芍之属;又有汗下亡津液而致燥者,亦宜生脉散之属;产后去血过多而致燥者,亦宜四物汤之属;设或风胜而致燥者,宜以降火凉血,如连翘、生地之属;火盛而致燥者,宜以降火清热,如芩、连、山栀之属;有痰盛而致燥者,宜降火清痰,如芩、栀、杏仁、瓜蒌子之属。大抵治燥之药不止一端,论燥之症,不止一条,要必因其所动,而治其所发,是当深求其奥,以明燥症之端的也,用治之时,方显功术之妙”^[1]。

对作用类似的药物进行细致的比较,点明各药的专长和适应证,也是方谷著述中的一个特点。如芍药、吴茱萸同为治腹痛要药,但方谷的体验是:“芍药治痢,止腹痛为最美,殊不知血虚腹痛,非此不除,其痛痛于小腹也;吴茱萸止痛,治大腹痛为神药,又不知气寒作痛,非此不灵,其痛发于阴寒也”^[1]。《本草纂要》卷一天花粉条下对如何选用治渴药作了精辟的辨析:“天花粉能

治渴,……乃治渴之神剂也。但用治有不同耳。吾尝考之治渴之药,花粉其性苦寒,故治里渴;干葛其性甘寒,故治表渴。至若汗下之后,亡阳而口渴者,花粉不可妄投,必用人参之甘温以生津治渴也;阴虚火动,津液不能上乘而作渴者,花粉不可概施,必用知母之甘辛以滋阴治渴也。又有五味子酸敛生津,其渴自止;麦门冬润燥生津,其渴不生;茯苓有利水活津之妙;乌梅有济水夺精之功,是皆生津止渴之药也,务宜斟酌,苟用之无法,反有害人者矣。”类此辨析,在论及治火、治痰、治头痛、治伤食等类药时都有充分的体现,这对初学者正确掌握辨证选药技能有很大的帮助。

2 辨明药物宜忌

方谷论药,十分注重于宜忌的阐发,哪些证候宜用,哪些证候忌用,讲述得有条有理,颇便后学掌握。如大黄一药,方谷说:“凡蕴热之证,脏腑坚涩,直肠火燥而大便结;痈肿初发,毒热炽盛而大便结;肥甘过度,胃火盛而大便结;纵饮太甚,脾火盛而大便结,必用苦寒,以大黄可也。至若跌扑损伤,血有所瘀,闭而不行,用桃仁、红花之剂,必加酒炒大黄。又有阳明胃火,痰涎壅盛,喉闭乳蛾,腮颊肿痛,及连口齿,用清痰降火之剂,必加姜制大黄。若光明科以之治目,在时眼初发时,以之泻火可也;疮肿科以之散热拔毒,在红肿时解毒可也。如产后去血过多,血虚闭而便不行,当用养血润肠之剂,必禁大黄为要。又若老人气虚血闭,当用麻仁丸;肥人痰闭,当用半硫丸,大黄亦所必戒。”随后告诫后学“治者不可畏而不用,亦不可忽而轻用”^[2],真是要言不繁,耐人寻味。又如黄柏一药,方谷将其功效归纳为两点:一是“抑阴中之火”,二是“清湿中之热”。因此“虚火之上浮”所致的“舌肿口破,或齿牙浮动,咽喉肿痛”和“湿热之下侵”所致的“下痢赤白,后重迫痛;或小便黄赤,淋漓混浊;或癃闭不通,胀满阻塞;或脚气攻冲,呕逆恶心;或五疸壅塞,遍身发黄”,“俱用黄柏,可以治之”。同时又详列了应忌用的 12 种病证^[2]。

方谷在辨明药物宜忌时,还敢于对成说提出自己的见解。如他认为“虽然白术有为脾家之圣药”之说,但遇到脾胃病常见的“噎气嘈杂之症决不可用”。因为“噎者气之不顺,嘈者火之不行。然气有不顺,则当顺气可

* 上海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,上海市零陵路 530 号 (200032)

收稿日期:2000-02-11;修回日期:2000-04-01

也;火有不行,则当降火可也。至若不顺不行而反用补气之剂,则助气反盛,可谓闭门逐盗,盗自何出者也”^[1]。又如大腹皮一药,方谷对宋人的安胎和健胃之说提出了质疑:“此药既为利气之药,又何以安其胎乎?……既为下气之药,又何以益其胃乎?”结论是“损气为大腹皮之常性也,元气虚少者,概勿施用”^[2]。

3 讲究药物配伍

方谷论药,重视对配伍的阐发,使学者能触类旁通,灵活用药,较之单纯以药附方,似又进一层。如论“川芎”说:“吾尝芎归同用,可以养心血而通瘀血;芎芷同用,可以行头目之经络;芎苏同用,可以散初起之风寒;芎芪同用,可以治诸疮,排脓托里;芎苓同用,可以养心定志而开达心气;芎术同用,可以温中快气而又通行肝脾”^[3]。论薏苡仁说:“秘用之法:同天麦而治肺,同苓术而治脾,同苍朴而治胃,同牛膝而治肾,同木瓜而治足,同人参而治心,同二陈而治痰,同平胃而治湿,同苍柏而治痿,同归芍而治痲肿,同槟榔而治脚气,同五苓而治水湿蕴蓄之不利也”^[4]。又如论细辛说:“吾尝考之此剂,虽驱风逐冷,破气除寒,尤为至捷,然而开脏腑之寒,非佐姜桂不能开;破诸积之冷,非佐姜附不能破;除少阴头疼,非佐独活不能除;疗诸经之风,非佐防风不能疗。乃为至捷之药,亦不能单行独立而用治也”^[3]。

4 重视药物炮制

方谷在《本草纂要》卷首有“用药权宜论”一篇,其中强调炮制对药物功效的作用。他据临证经验举例说:“当归酒洗,可以行血而充元;白术土炒,可以健脾而不滞;芍药火煨,去酸寒不能伐木;茯苓乳制,敛淡渗固可生津;黄芩治火,从酒炒而行上;熟地滋阴,仗酒力而温经;牛膝生精,无酒洗不补;益智止溺,无盐制不神;黄连姜炒,治阴火而最佳;青皮醋煮,伐肝木而最妙;去湿固用苍术,无米泔而不能燥湿;开郁必用山梔,炒不黑而亦难散郁;干姜炮苦,能存中而自守;桑皮蜜炙,必止嗽而清痰;诸子宜炒,皆因口闭而未发生也;诸仁宜碎,恐发生而纵其性焉。此制药之法也。”在论述具体药物时,也常结合炮制来阐明其功效主治,传授临证应用之心法。如论川芎说:“眼科、产科、疮肿科,此其为要药,必须以好酒洗制用”^[3]。论白芍说:“补血之剂必宜酒炒,破血之剂止宜生用,血虚腹痛非火煨不能达血以止痛”^[3]。论地黄说:“气症当用而不可缺者,则以姜制可也;血症当用而不可无者,则以酒制可也”^[3]。论黄柏说:“设或阴分之疼,酒炒方效;骨肉之痛,盐制乃神;至于湿热不清,酒炒可也;内火燔灼,生用可也;血弱阴虚,童便拌炒可也。此随证制度,又不可不详慎也”^[2]。

5 擅用草药、专方

方谷对时俗不屑一顾的草药十分重视。如对湿热为患的“黄疸沙”,经验用“平地木,仙人对坐草,或石茵陈,或荷包草捣烂,以生白酒和汁饮之”。对湿热之气伤于气分所致的“白火丹”,亦以荷包草捣烂,谓“肿处可擦,随手即消,生酒和服,中气自清”^[1]。观察到用上述草药治疗疗效确凿。如“依本经而用猪苓、泽泻、茵陈、木通、山梔等剂”,则“虽利其湿,不能尽收其功”。他还体会到“痰火而用雪里青,痢疾而用黄连苗,虽曰未入本经之药,而实功验于别药者也”,以至发出感叹:“草药用之有功,而效过于官料之剂者,此也”^[1]。

除擅用草药外,方谷在实践中还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专方,值得重视。这些专方有的穿插于病证论述之中,以主方加味的形式表述。始治牙痛,方谷介绍说:“吾家秘授之法,尝以归、芍、芩、连为君,连翘为臣,玄参、天花粉为佐,枳壳为使。水一钟,煎半钟,食后服,再与加减立法,效验如神。或者胃火盛加石膏,大肠实加大黄,气郁加山梔,有痰加贝母,有风加防风,臭烂加黄连,宣露加地黄,龈痒加白芷,肿胀血出加金银花,手阳明经多加芩、梔,足阳明经多加硝、黄,水竭齿枯者加知母、地黄。此治牙疼之法也”^[1]。有的是附于药物之后的验方、便方。如“刺蒺藜”条下有《方龙潭家秘》12方。其中第8方:“治恶血积聚或成症瘕。用刺蒺藜一斤(带刺炒),干漆二两(炒)。俱为末,水发为丸,绿豆大。每晚饭后、临睡服二钱,酒下。”第12方:“治乳胀不行,或乳岩流脓,作块肿痛。用刺蒺藜二三斤(带刺炒)。为末,每早午晚不拘时,白汤作糊调服”^[2]。“石斛”条下有《方龙潭家抄》7方。其中第4方:“治五膈五噎证。用川石斛一味熬膏,加鹿角胶少许收之。白滚汤化服十余匙。此证多死,间有生者,不过百中一二而已”^[2]。芦荟条下有《方氏本草》7方。其中第4方:“治大人小儿五种癰痢。用芦荟三钱,生半夏一两(切碎,姜汁拌炒),白术一两(酒炒),甘草五钱(炒)。共为细末,水发为丸,如黍米大。每服一钱五分,姜汤送下。”第7方:“治五种臌胀。用芦荟、蟾酥各三钱,酒一盏,浸一日,蒸化如膏。以生半夏为末二两,巴霜三分,和丸如黍米大。每服十丸,淡姜汤早晚吞下。忌盐糖百日”^[2]。上述诸方所治,多为疑难重症,且药味不多,很值得医家深入探讨和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- 1 明·方谷,方隅.医林绳墨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57:21-22,29,98,19,72.
- 2 明·倪朱谟.本草汇言.大成斋藏板重刊本,清·顺治2年:2,1-2,36,1,46,26,46.
- 3 明·方谷.本草纂要·卷一.杨鹤泉抄本,明·万历15年:3,3,5,6.
- 4 明·方谷.本草纂要·卷四.杨鹤泉抄本,明·万历15年:11.